

望海椰之恋

海响

青春作伴

眩目的海区



望海椰之恋



青春作伴

吕雷 著

望海椰之恋

中国青年出版社

封面设计：冯赫涛
责任编辑：骆 军

望海楼之恋
吕 雷 著

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 发行
河北省香河县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

787×1092 1/32 8.5印张 2插页 187千字
1990年6月北京第1版 1990年6月北京第1次印刷
印数1—4,500册 定价4.20元

目 录

眩目的海区.....	1
海 响	38
望海椰之恋.....	95
青 春 作 伴.....	150

眩目的海区

中国龙穴海区发现大油田。与中方合作的环太平洋石油财团最先进的钻井船马可·李罗号，即将启航前往中国，代替半年前在该海区被强台风击沉的麦哲伦号，在这潜在财富和麻烦之多足以令人眩目的海区，开始新的勘探作业……

——引自西方各大通讯社转发的一条电讯

—

惊心动魄！天和海完全颠倒，甲板在倾侧，象一堵矗起的高墙，恶浪象无数发疯的白鬃巨兽，从海里、从天上一涌而上，围着绝望的钻井船撕啃，沉重的井架瘫倒在怒吼的大海里。救生艇似一片白鹅毛，飘然入海，被轰然涌起的巨涛轻轻一舔，顷刻间被撕成碎片。

全身一震，他落水了。很快就没了顶。

冷！浑身象结了冰。头顶猛然被压上一座大山，肺部憋得要爆、要喷火。他想喊，喊不出声。麻木的脚被一只怪物死死咬住，恶狠狠地把她往下拖，他觉得自己在往下沉，一直往下沉，昏沉沉地直坠向那无底的深渊——

梦魇。陆烨蓦地醒了。

什么事也没发生。直升机飞得很快、很稳。舷窗外，白云象一群雪白的羊群在天际徜徉；脚下，是蓝湛湛的大海，明净如镜，纤尘不染。

几个月来，他总是这样的恶梦连连。

这是不祥之兆吗？麦哲伦号翻沉后，对出海作业的恐惧笼罩了整个基地，家属们晚上一听见直升机的声音就提心吊胆。在海难前侥幸逃生的他，自愧自疚地自愿登上本公司的龙海五号平台，当了政委。但这不仅未能解除压得他喘不过气来的精神重荷，相反却招来了更多、更离奇的议论。如今，他又要上调了，人们将会怎样看他？他知道，昨天平台上一收到调人的急电，马上就暗地传开了，引起一些麻烦。陆烨踌躇再三，索性在早晨当众来了个“开膛破肚”的惊人之举——

铃——铃——紧急集合！甲板上，八十多对眼睛瞪着他，不知道他又要搞什么新名堂。

“伙计们”，他顿了顿，尽量将声音变得平和、轻松。努力在船上创造家庭式的亲密气氛，这是他刻意追求的目标之一，“问两个问题：第一，基地有人给我起了个怪吓人的外号，有谁知道？”

“驹马。”一个愣小伙子嘴快，一语道破。人群里有人呵呵地笑，接着所有的人都无拘无束地大笑起来。

他也咧嘴笑了。心里却隐隐作痛。

“第二，听说，有人认定，我到船上只是镀金，呆不长，迟早要回基地蹲机关，持这种看法的，请举手——”

几个小伙子半开玩笑似的举起手，肆无忌惮。坦诚直率、豪爽粗犷的钻工们，大多数却瞅着他笑，不表态。几个月来，他们之间多少有了感情、有所了解。

“谢谢。”他感激地望着大家，心头添了几分欣慰。冷嘲热讽他见多了，只要胸襟坦荡，光明磊落，用人心换人心，总会得到理解的，眼下就是证明。

“昨天有人听到了一点风声，马上就打了报告，要求调回基地，理由是，如果我这‘驸马’说走就走，他们当然也可以走。今天集合，就是向大家说明白，消息是真的，我要走了——”

人们面面相觑，议论纷纷。他挥了挥手，提高声音说：

“前些日子，基地调我，我没走。这次，是我要求走的，但决不会回机关！大家知道，我是麦哲伦号下来的，当班的八十三人，只剩我一个活着，现在，马可·李罗号来接替麦哲伦号，理所当然应该我上去。今天就向大家告别。请大家相信，我陆烨决不当海上作业的逃兵！”

船长弄来半碗特曲，捧到他面前为他饯行：“来来来，直升机马上就到，开欢送会来不及，这碗酒全代表了，来，干了它！”尽管平台上禁酒，但单为他一个人破了例，这非同寻常。他看着碗里微微晃动的醇酒，忽然觉得，这碗里盛的不是酒，而是一碗最令他自愧自责、心神不宁的液体——孤儿寡妇们的眼泪。他心一酸，抬头环视着一张张熟悉的面孔，喉头象撒上了一把盐：

“谢谢大家……这酒，还是敬他们吧。”

他转身走向舷栏，将酒徐徐斟下，海风一吹，酒液一闪

一闪，纷纷扬扬飘洒到大海里。

全船肃立，海风飒飒，海浪喧腾，仿佛是来自海底的
气息……

他走了。登上直升机的时候，他突然不安起来：调令只通知他回基地报到。万一，郭欣老头子不让他上马可·李罗，硬要留他在基地呢？听雪晴说，他，还有罗文岳，都被列进“第三梯队”，这是一个叫人心烦意乱的信息。

现在飞到什么地方了？陆烨在蓝天碧海间寻找着龙穴海区的方位识别标志——龙穴岛。他找到了，海天之间有一条灰蒙蒙的细线。这条细线仿佛想粘在舷窗上，可是粘不住，直升机在向前飞，一朵小小的白云把它轻轻抹去，再也看不见了。

下面就是龙穴海区。那个“大金娃娃”龙东11——3号井，大概就在这里，就在你脚下——

一口特高产井！你和大家一起挥舞着盔帽欢呼雀跃，高压油气沿着麦哲伦号长长的燃烧臂迸射出熊熊烈焰，炽烈得使人眩目，外籍人员获得老板高额奖赏，高兴得又唱又跳，彻夜狂欢。然而，就在这遥远的海区，突然降临的灾难也使人不寒而栗、触目惊心：强台风竟把一艘一万五千吨的钻井船掀到海底，连SOS信号也来不及发出！

陆烨把脸贴近舷窗，盯着窗外的海。舷窗不断颤动着，直颤得他脑袋发麻。他睁大双眼，竭力想在海面上搜寻出什么来。大海仍然平静得很，一副吃饱喝足、悠然自得的样子。午后的阳光照耀着蓝澄澄的海面，不时闪耀着星星点点迷人的色彩，没有船舶，没有白帆，什么也没有，只有一个

巨大的阴影，飞快地在海上滑行，它似乎也在追逐着什么。

“浮标——”双眼象被一簇火焰灼了一下，陆烨看见海上漂浮着一个桔红色的浮标——

一股悲怆的心绪翻涌着，撞击着陆烨的心扉：

就在这浮标下，巨大的麦哲伦号斜躺在水深一百一十五米的海底，你的救命恩人大梁、外方高级监督托马斯、还有与你朝夕相处的伙伴——中国人、外国人，全都葬身这里，唯独你还活着……

直升机突然降低了高度，悬停了一阵，驾驶员在用这种方式表达对死难者的哀悼。机舱里，人们蓦地肃穆起来，大家都清清楚楚地看到了那个浮标。

同机者的眼神都有点异样，陆烨觉得，这一双双眼睛都在莫测高深地盯住自己，使他感到如芒刺背，目眩神迷。他苦恼地闭上眼睛，神思恍惚中，那一双双眼睛慢慢聚合，最后变成一双眼睛，这眼睛很特别，深棕色的眼珠似乎很柔和，可是小小的双眸却黑得晶亮，尖利得象锥子似的扎人。它冷冰冰地盯住你，象穿透了你的五脏六腑，会使你无法忍受。

海难发生的第二天，在救援船颠簸的甲板上，它就这样盯住陆烨，毫不掩饰地倾泻着谴责、鄙夷和敌意。同时，象一根烧红的铁丝捅进陆烨的耳朵一样，他听到了一声轻蔑的冷笑——这是陆烨最不能忍受的，他把他看成一个可耻的逃兵。

这个人，就是小道消息风传和陆烨一道被列入“第三梯队”的作业部经理罗文岳。前一段，他“入阁”呼声很高，很

可能成为陆烨的顶头上司。

二

“走吧。”她接过他的出海提包，嫣然一笑。

陆烨发现，停机坪上所有的眼睛：黑色的，蓝色的，都看着他们俩。不，看着她。雪晴今天光彩照人，穿一身金鱼黄色的连衣裙，在停机坪上宛如一个小太阳般夺目。周围尽是羡慕的目光，使他感到扎眼、不舒服，又使他骄傲、兴奋。雪晴一向高贵得象个公主，今天却显得格外温柔体贴，眼波里流溢着按捺不住的喜悦。

一出机场，他站住了——雪晴正向一辆黑得发亮、气度不凡的轿车走去，这是环太平洋（亚洲）石油公司总裁安德森的豪华型宾士轿车，给他当翻译的雪晴竟把它开来了。

“怎么？不敢坐？”雪晴拉开车门，回头揶揄地一扬下巴，“土包子！”

“你敢开，我就敢坐。”他灵活地钻进轿车，“你乱开洋老板专车，不怕丢饭碗？”

“我才不怕这老头呢！这家伙昨天谈判谈了个通宵，发了脾气，今天一早灌了瓶‘人头马’，醉得躺在办公室沙发上直打呼噜。他不用车，这车就归我管，高兴上哪就上哪。”

轿车开动了，无声无息地向前滑行。

“把你调回来干什么？知道吗？”

“上马可·辛罗吧？”

“不对。爸爸得到消息，说出来会让你大吃一惊。”

“不让我上船？”陆烨喊起来。

“老实点吧，回家再告诉你，省得你在车上翻跟斗儿。”

陆烨忐忑不安起来。车里空调开得太大，他感到有点冷，打了个寒噤，如果把他弄到作业部或党委什么部去，那就麻烦了。

“先给你另一个信息：罗大能人倒了霉，下台了。这次机构调整，连作业部经理都没安排上。”

“为什么？”陆烨越发担心了，看来真会要他去作业部！

“到处伸胳膊踢腿得罪人，联合工作组、刚调北京中外合作管委会的李老板，都叫他得罪完了，人家是管这个庙的神，能有他好果子吃？”

陆烨心情沉重起来，没搭腔。眼下，他宁愿罗文岳不下台，稳稳当当干下去。尽管罗文岳损害过他，但他私下仍承认，罗文岳的确能干。最近，国内两家航空单位为争夺马可·李罗的直升飞机服务合同，斗得乌眼鸡似的，一家以停止各机种服务为威胁，另一家则以关闭龙穴机场来要挟，弄得外方无所适从。罗文岳直飞北京到处告状，终于取得国务院领导的支持，把这个“空运危机”解决了。怎么会在这个时候把他免掉了？光因为得罪人多，冒犯了工作组和前总经理吗？

“他也活该，生活作风出了问题——”

“真的？”陆烨一怔。

“这还假得了，他老婆到处告，要离婚，趁他还在北京，把家也搬空了，只留给他一张床。这事一闹大，机关那几个原来拍他肩膀的处长、主任恨不得一脚把他踩到地底下去。

“还有人说，他在与外方谈判中问题也很大，要彻底审查。”

哦，这下子他可真的完了。陆烨仿佛觉得，那双在冥冥暗角里鹰隼般盯住他的眼睛，刹那间黯淡无光，消失了。可他的心情并不因此轻松些。

冰冻三尺，非一日之寒。他和罗文岳的芥蒂，早在三年前就结下了。当时，罗文岳主持出国进修人员的审查培训，他摆出一副对以权谋私深恶痛绝的面孔，审查与领导干部沾亲带故的人选时苛刻得简直有点不分青红皂白：先是以陆烨英语口语不过关为由，硬把他从党委内定名单上抹掉，接着，还想抹掉雪晴。这场官司闹得满城风雨，甚至牵连到雪晴的父亲楚逸凡。直到总经理李长河派人复考，查实雪晴确有真才实学，他才罢手。

两人的正面冲突，是去年发生的。

那时，麦哲伦号即将开进龙穴海区，在向外方提供劳务问题上，陆烨和罗文岳的意见针锋相对：陆烨主张，上船的人越多越好，要把外方的船变成培训我方技术骨干的学校；罗文岳却令人吃惊地提出，这是第一次合作，为了赢得信誉，争取迅速打进国际钻井市场，上船的人要削减三分之一，只上精兵强将，劳务费减价百分之二十！会上，两人爆发了激烈的争执，结果不欢而散。

会后，陆烨一直想开诚布公地找他谈一谈，试图寻求解决分歧的途径，他踌躇了两天，好不容易下决心敲开罗家的门，却一下子愣在门口，进退两难，尴尬万分——罗文岳家里正发生“内战”！罗文岳的妻子柳丽明在内室一边哭骂，一边把花瓶、镜框、瓷像……一切值钱和不值钱的东西扔到厅

里，搯了一地。罗文岳却沉默着冷眼旁观。

“哦，对不起，我改天来——”

“如果是谈劳务的事，不必了。”罗文岳突然开口了。他目光炯炯，仿佛一下子从这场家庭“内战”中跳了出来，重新回到谈判桌旁递交备忘录一样，神情甚至有些飞扬骄悍、傲气凌人，“我的观点决不改变。只要让我主持谈判，就得按我的意见办。”

陆焯气青了脸，回手把门砰的一下关死了。

由于双方争持不下，党委最后来了个折衷，人员减少几个，劳务费不减，井队终于上船了，可是陆焯这个当政委的，竟然没有上船的资格——外方坚持拒绝接受，他们搞不清政委是干什么的，是警察？监工？还是政府代表？他们一切要按合同办，可合同只写着派一个井队上船，没写明要派一个政委。

这件事折腾了两个月才解决，外方终于同意陆焯上船了，但他的一切费用由中方承担。有人私下告诉陆焯，这都是由于罗文岳对他有成见，在谈判中做了手脚，过多迁就外方造成的。

他们之间的隙罅从此变得更难以弥合了。

车子猛然拐了个大弯，前面柏油路笔直，雪晴轻松起来，大概发现他有点悒悒不欢，她柔声问：

“这次你又在海里泡了多少天？”

“这次？”他一下子没反应过来。

“一个月零十五天，对不对？”

雪晴把着方向盘，忽然愁眉苦脸撅起嘴。

“出了件折磨人的事，回家再告诉你，不过——听了可
不许哭！”

“什么事？”

“现在，绝对保密。”她老是卖关子。

“那我也先不回家了。”他作了个小小的反抗。

“你敢？”雪晴头一歪，娇嗔满脸。

“我想先到大梁家看看，丁玉琼不知怎样了，她有心脏病，又快生了……”他祈求地望着妻子，“一起去，好吗？”

雪晴不吭声，把车子开得飞快。老是开玩笑地喊她“刁蛮公主”的钻井队长大梁，在一号平台从日本大修回国的拖航中，冒死救过几乎被风浪卷走的陆烨，他又是撮合他和雪晴姻缘的月老。但是雪晴却一直对大梁的爱人丁玉琼有成见——女人总是对女人不宽容。

“你知道，和罗文岳乱搞的是谁？”雪晴出其不意地提了个古怪的问题。

“谁？”

“丁玉琼。”

“她？不可能！”陆烨失声叫起来。他知道，罗文岳对大梁夫妇很好，大梁牺牲后，他对丁玉琼很关照，换煤气、买米这些粗重活，几乎都让他包起来了，但陆烨不相信他们会有那种事。

“还不相信？罗文岳老婆说，连丁玉琼肚里的那个孩子还不知道是谁的呢。”

“怎能这样说？”陆烨不满地一耸眉峰，心头象戳进一根刺，比他自己受了污辱还要难受。

“请注意，是柳丽明亲口说的。”

“不管谁说，都要有根据，你跟着乱说也不对。”他对罗文岳的妻子柳丽明没好感，这个在《龙门日报》当记者的女入，嘴巴太碎、太泼，往往言过其实。而且，她往老丈人楚逸凡家跑得太勤。

车速遽然慢下来了。雪晴脸色骤变，胸脯微微起伏着——这是“红灯警报”，她的小姐脾气要发作了。陆烨看了她一眼，心软了。刚回基地就吵，何必呢？沉默了一阵，他把话头岔开了：

“算了。今天先回家，明天再说。你刚才说，安德森又在发什么脾气？”

“英国华海公司的船中了标，承包了马可·李罗的海运。爸爸发表了声明，要把它赶走，逼安德森把海运服务交给开发区的海运公司。”

“怎么能这样干？”陆烨愕然。老丈人主政龙门经济开发区才半年，虽然在报上被誉为“新时代的创业者、改革家”，但已经干出几件让中外石油界人士大伤脑筋的事情。

“怎么不能这样干？”她瞪了他一眼，“保护民族海运业，发展地方经济嘛，这叫肥水不流别人田，懂吗？”

陆烨紧紧抿着嘴，预感到基地又面临着一场危机——马可·李罗号要进来了，空运危机刚解决，海运服务又风波骤起，这肯定又会延宕开钻时间，他知道，时间就是石油，就是钱！现在最要紧的，是高速优质地探明龙穴海区的油田，油田拿不下来，别的都是空话。何况，华海也是和我国海运部门联营的外资公司。但，这道理不一定能说服她，只会惹

她生气。

“你怎么不说话？又是爸爸不对？”

“恐怕——干得不怎么漂亮。”

“哼，还当政委呢，吃饱了船上的洋面包，胳膊朝外拐。”
她调皮地笑着，伸过手来轻轻捶了他一拳。

还好，安全运转。红灯警报消失了。陆烨松了口气，看来她也不想吵嘴。

“洋面包谁吃得更多？洋老板出钱送你到休斯敦进修两年，回来还雇你当首席译员，连总裁的专车也交给你了，还有脸说别人？”

“可我爱国！”她嘴一翘，“谁象你——”

“你这不是爱国，是爱你爸爸。”

轿车轻轻跳了一下，刹住了。雪睛柳眉倒竖，杏眼圆睁，象盯住一个仇人似的盯住他：

“你说什么？”她脸色煞白，嘴唇哆嗦着，突然用手往自动键盘上一按，车门自动打开了，她转过脸，冷若冰霜：

“你下去！”

血呼的一下全涨到面上，陆烨二话没说，拎起提包就下了车。

宾士车象条大鱼，猛地向前一窜，开走了。

三

陆烨站在公路上，悻悻地苦笑了一声。

一辆集装箱车风驰电掣地驰过，鼓起一阵雄风，扬起一

路灰尘。他愣愣站着，任凭漫天黄尘直扑口鼻。你有这副气势吗？没有。你就是对付不了她。结婚四年，两年她在美国，两年你在海上，每逢海休回家，久别胜新婚，你总舍不得下狠心教训教训她，总让她居高临下地拿自己来消遣。如今越发难伺候了，陆烨真后悔当初没听大梁的话，新婚时就打掉她千金小姐的威风，让她学会象所有钻工的老婆一样过日子。

真奇怪，她怎会看上你？当初追求她的人不可胜数，可她偏挑中你，“你老实，看你的眼睛就知道。”她说。出国考试，她考上了，你名落孙山，以后再也没有机会，她苦恼过，但从美国回来后，她变得豁达了，不但没嫌弃禀赋不高，能力也并不太强的丈夫，而且爱得更深、更热烈——她的爱很特别，小姐脾气闹得越凶，过后往往给予你爱的补偿越多。

这种爱，有时使陆烨害怕，最要命的是她常大胆妄为地动用安德森办公室的单边带无线电话机，向远在数百海里的陆烨谈私事，“洋老板的东西，不用白不用。”她常说。这电话一响，海里的作业船、定位台、监听台起码有十对耳朵在听，还自动录音。她却满不在乎。

一路灰尘沉落了，陆烨在公路上踽踽独行，他又想起了那桩使他耿耿于怀、寝食难安的事情——

“密斯脱陆——”长着一撮金黄色口髭的高级监督托马斯向他作了个听电话的手势。

他扔下沾满泥浆的手套，离开了正在作防台风准备的钻台，来到报务室。